



THE  
SECRET  
GARDEN

秘密花园

[美] 弗朗西丝·霍奇森·伯内特 著 梅静 译

# THE SECRET GARDEN



## 秘密花园

[美] 弗朗西丝·霍奇森·伯内特 著 梅静 译

云南出版集团  
云南美术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秘密花园 / (美) 弗朗西丝·霍奇森·伯内特著；  
梅静译. -- 昆明：云南美术出版社，2018.1  
ISBN 978-7-5489-2949-9

I. ①秘… II. ①弗… ②梅… III. ①儿童小说 - 长  
篇小说 - 美国 - 现代 IV. 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331228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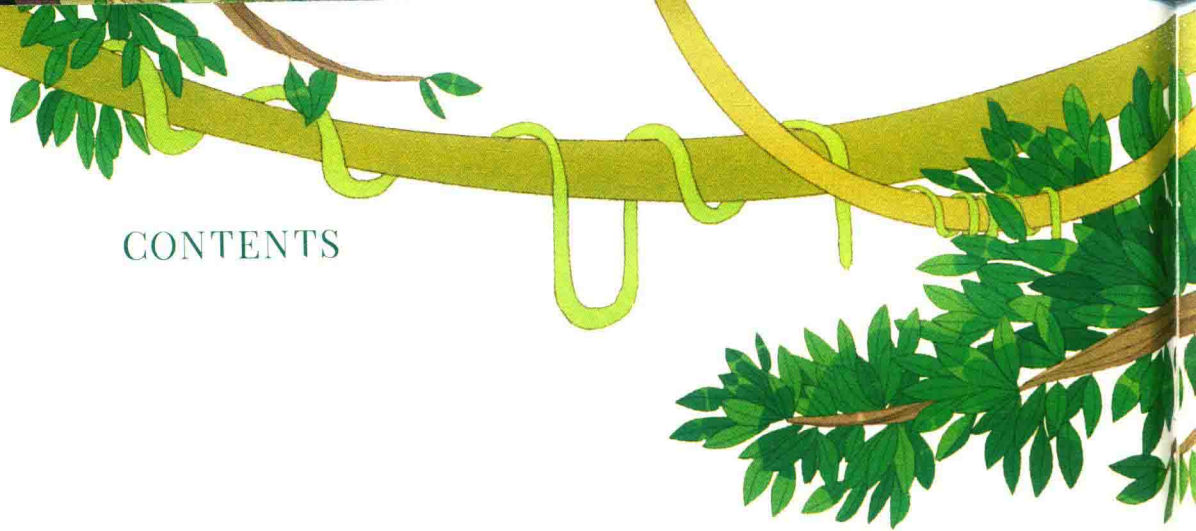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：梁 媛 于重榕  
装帧设计：何月婷  
责任校对：李 平

## 秘密花园

【美】弗朗西丝·霍奇森·伯内特 著 梅静 译

出版发行：云南出版集团  
云南美术出版社（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）  
制版印刷：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
开 本：720mm × 880mm 1/16  
字 数：219 千字  
印 张：18  
印 数：1-9,000  
版 次：2018 年 3 月第 1 版  
印 次：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：ISBN 978-7-5489-2949-9  
定 价：6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联系 021-64386496 调换



## CONTENTS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CHAPTER 01 | 一个也不剩        | 001 |
| CHAPTER 02 | 倔脾气的玛丽小姐     | 007 |
| CHAPTER 03 | 穿越荒野         | 016 |
| CHAPTER 04 | 玛莎           | 022 |
| CHAPTER 05 | 走廊里的哭声       | 038 |
| CHAPTER 06 | “有人在哭——真的有！” | 045 |
| CHAPTER 07 | 花园的钥匙        | 052 |
| CHAPTER 08 | 领路的知更鸟       | 059 |
| CHAPTER 09 | 最古怪的房子       | 068 |
| CHAPTER 10 | 狄肯           | 079 |
| CHAPTER 11 | 画眉鸟的窝        | 090 |
| CHAPTER 12 | “能给我一小片地吗？”  | 099 |
| CHAPTER 13 | “我是科林”       | 108 |
| CHAPTER 14 | 小王公          | 122 |





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CHAPTER 15 | 筑巢           | 134 |
| CHAPTER 16 | “我就不来！”玛丽说   | 147 |
| CHAPTER 17 | 大发雷霆         | 156 |
| CHAPTER 18 | “一定不能浪费时间”   | 164 |
| CHAPTER 19 | “春天来了”       | 172 |
| CHAPTER 20 | “我要永永远远地活下去” | 184 |
| CHAPTER 21 | 本·威瑟斯塔夫      | 193 |
| CHAPTER 22 | 太阳落山时        | 205 |
| CHAPTER 23 | 魔法           | 211 |
| CHAPTER 24 | “让他们笑吧”      | 224 |
| CHAPTER 25 | 帘幕           | 236 |
| CHAPTER 26 | “是妈妈”        | 244 |
| CHAPTER 27 | 在花园里         | 254 |
| POSTSCRIPT | 译后记          | 270 |





## CHAPTER 01

### 一个也不剩

玛丽·伦诺克斯被送到米塞斯维特庄园与姑父同住时，所有人都说，他们没见过比她更不讨人喜欢的孩子。这话一点儿也没错。她的脸又瘦又小，身子也又瘦又小，头发稀疏，发色浅淡，成天一副闷闷不乐的表情。她的头发是黄色的。因为出生在印度，一直不是得这病，就是害那病，所以她的脸也是黄色的。玛丽的父亲替英国政府工作，总是很忙，也时常生病。玛丽的妈妈是大美人，但她只关心哪儿有宴会，好跟一群喜欢快活的人寻欢作乐。她压根儿不想要这个小女孩，玛丽一出生，就被她丢给一个印度奶妈照料。而且，她还让奶妈明白：要是不想惹女主人生气，就尽可能让这孩子远离女主人的视线。还是体弱多病、烦躁丑陋的小婴儿时，玛丽就被撇在一旁；长成体弱多病、烦躁不安、蹒跚学步的小孩儿时，她还是被撇在一旁。除了印度奶妈和其他当地仆人黝黑的脸，玛丽想不起还有谁跟自己亲近过。要是被玛丽的哭声打扰，女主人就会大发雷霆。所以仆人们总是对玛丽百依百顺，任她为所欲为。于是，才六岁的玛丽，就已经成了全世界最专制、最自私的小猪崽。一位年轻的英国家庭教师来教玛丽读书写字，可她非常讨厌这个小孩，不到三个月，便辞职不干了。后来接任的女家庭教师，每一任待的时间都比第一任短。要不是自己真心想读书，玛丽肯定一个字母都不会。

玛丽快九岁时，一个酷热难当的清晨，她一觉醒来就没好气儿。看到床边站着的不是奶妈，她就更生气了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她对那个陌生女人说，“我不要你，把我的奶妈叫来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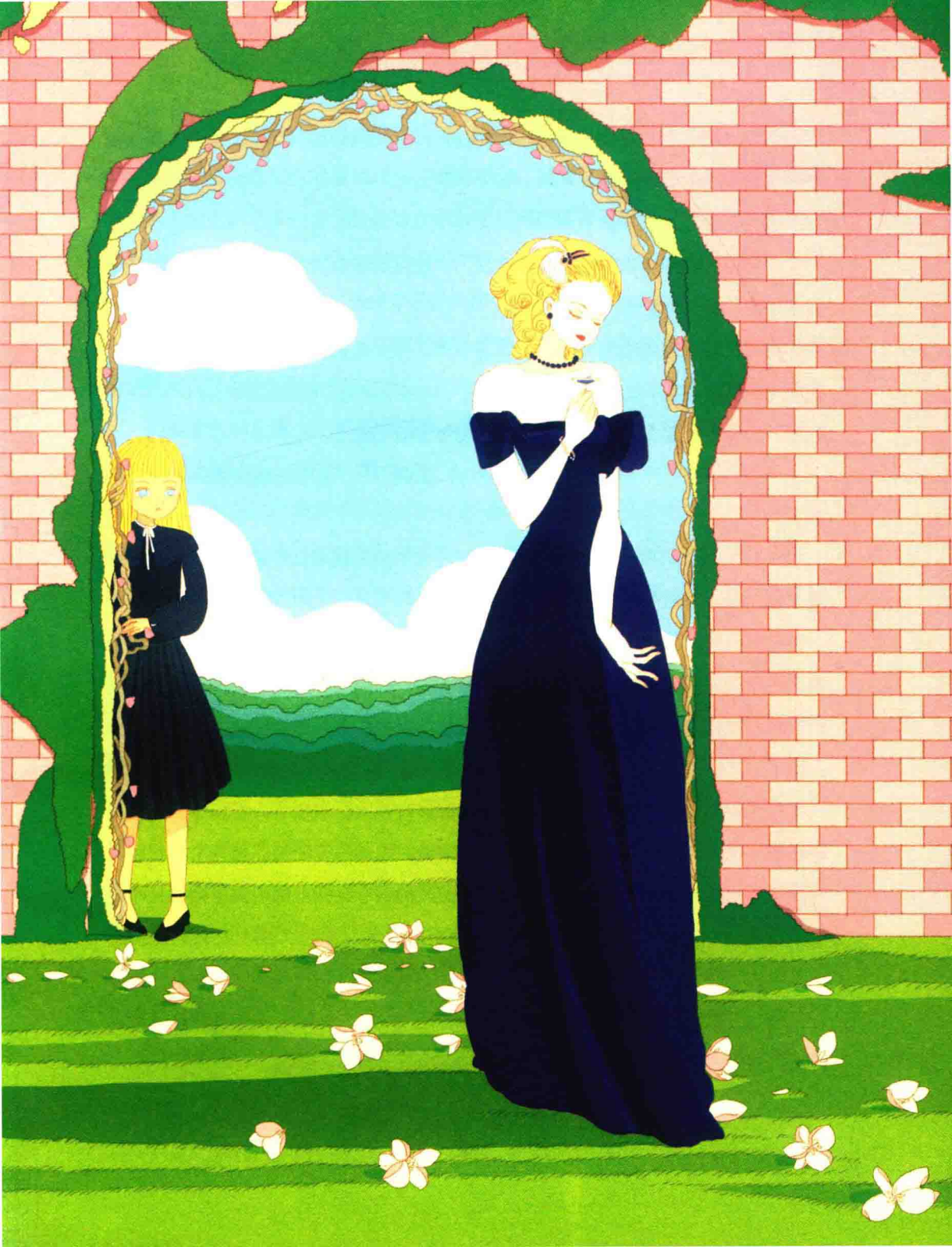
那女人一脸惊恐，但还是结结巴巴地说奶妈不能来了。玛丽越来越生气，对那女人又踢又打，对方也只是更惊恐地反复念叨，说奶妈的确来不了小姐这里。

那天清晨，空气中似乎有某种神秘的气息。一切都显得很反常，几个当地仆人似乎还失踪了，而玛丽看见的其他仆人，不是鬼鬼祟祟，就是脸色苍白，惊恐地四处乱窜。可是，没有一个人告诉她发生了什么，奶妈也没来。早晨的时光一点一滴地过去，玛丽始终被撇在一旁。终于，她晃悠着来到花园，自顾自地在阳台边的一棵树下玩耍。她做出一副建造花圃的样子，把一朵朵绯红的木槿花苞插进一个个小土堆里，心里却越来越生气，反复念叨着等萨迪回来，要怎样怎样臭骂她。

“猪！猪！简直是猪养的女儿！”她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叫当地人猪，便是对他们最大的侮辱。

她正咬牙切齿地反复骂着，就听到妈妈和什么人踏上了阳台。那是个十分漂亮的小伙子。两人站在一起低声交谈，声音很是奇怪。玛丽认识那位小伙子，他看起来还是个男孩。玛丽听说，他是刚从英国来的年轻军官。小女孩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，其实目光主要还是集中在妈妈身上。一有机会，玛丽就总这样看着妈妈。因为这位太太——比起其他称谓，玛丽更喜欢这么称呼她——如此高挑美丽，还总是穿着那样好看的衣裳。她的一头鬓发有如柔滑的丝缎，鼻子小巧精致，却似乎透着什么也瞧不上的意味；那双大大的眼睛，好像时刻都盛满满意。她所有的衣服都轻薄飘逸。用玛丽的话来说，它们全都“缀满了花边”。这天早上，那些花边似乎比以往更多，但妈妈眼中却毫无笑意。那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惊恐地望着年轻军官漂亮的脸庞，充满哀求之色。

“真的那么糟糕吗？噢，是真的吗？”玛丽听见她问。





“非常糟。”年轻人颤抖着声音回答，“非常糟糕，伦诺克斯夫人。两周前，您就该去山上的。”

夫人不住地绞着手。

“噢，我知道我该去！”她大声说，“就是为了参加那场愚蠢的晚宴，我才留下来的。我真是蠢透了！”

突然，仆人们爆发出一阵响亮的哀号声，吓得她紧紧攥着年轻人的胳膊。站在那儿的玛丽也禁不住浑身哆嗦起来。哀号声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惨烈。

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伦诺克斯夫人气喘吁吁地问。

“有人死了，”年轻军官回答，“你怎么没说，它已经在你家仆人中传染开了！”

“我不知道啊！”夫人哭喊着，“跟我来！快跟我来！”说完，她便转身冲进了屋。

之后，骇人的事接踵而来。玛丽也终于明白，这天早晨的神秘气氛是怎么回事。霍乱以最致命的方式爆发了，人们像苍蝇一样死去。奶妈是前一天晚上病倒的，刚才就是因为她死了，仆人们才在棚屋里哀号。这一天还没完，又有三个仆人死了，其他仆人吓得落荒而逃。恐慌到处蔓延，所有平房<sup>1</sup>里都有垂死的人。

第二天，在一片张皇与忙乱中，玛丽躲进育儿室，被所有人遗忘了。谁都没想起她，也没人需要她。奇怪的事继续上演着，她却一无所知。那几个小时里，玛丽一会儿哭，一会儿又睡着了。她只知道人们病了，并且她听到了神秘又可怕的声音。有一次，她溜进餐厅，发现里面空荡荡的。不过，桌上还有些残羹剩

---

1 本书中的平房都指印度孟加拉式平房，屋前或周围有平台。

饭。椅子和盘子似乎被匆匆地推了回去，仿佛吃饭的人因为某种原因，突然起身离开了。小家伙吃了些水果和饼干，觉得口渴，又喝了几乎满满一杯红酒。酒很甜，她不知道那有多烈，很快便昏昏欲睡了。她回到育儿室，把自己关了起来。棚屋那边传来的哭喊声和急匆匆的脚步声真吓人！酒劲上来，她困得几乎睁不开眼睛，倒在床上，一无所知地睡了好长一段时间。

她沉睡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，无论是哀号声，还是东西从平房里抬进抬出的声音，都没把她吵醒。

她醒来后躺在床上，呆呆地盯着墙壁。房子里安静极了，前所未有的安静。既没有说话声，也没有脚步声。她想，大家的霍乱都好了？所有麻烦都结束了？她还想，既然奶妈已经死了，现在谁来照顾她呢？会来一个新奶妈吗？或许，新奶妈能讲几个新故事。那些老故事，玛丽早就听厌了。奶妈死了，她并没有哭。她不是个感情丰富的孩子，从未真正在意过谁。霍乱带来的嘈杂、忙乱和哀号不仅把她吓坏了，也让她极其愤怒。因为似乎没人记得她还活着。每个人都惊慌失措，压根没人想起这么个不讨人喜欢的小女孩。霍乱爆发时，人们似乎除了自己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不过，要是每个人都好了，肯定会有人想起，然后前来照顾她吧。

可是，没有人来。她躺在床上等啊等，房子里却似乎越来越安静。她听见草席上传来一声窸窣窸窣的声音，低头一看，一条小蛇瞪着宝石般的眼睛，朝这边滑来。她不害怕，因为那是条无害的小东西，不会伤人。看起来，它似乎急着要溜出屋去。玛丽看着它钻过了门缝。

“真奇怪，这么安静，”她说，“听起来，好像除了我和这条蛇，平房里再也没有其他人了。”

几乎就是下一分钟，她听见院子里传来一阵脚步声。接着，那声音到了游

廊。是男人的脚步声。他们走进平房，还在低声说着什么。没人迎接他们，也没人跟他们说话。他们好像推开门，正逐一查看每个房间。

“真荒凉！”她听见有个声音说，“那么一个大美人啊！我想，那孩子肯定也很漂亮。我听说这儿有个小孩，尽管谁都没见着她。”

几分钟后，他们推门进来时，玛丽正站在育儿室中央。她皱着眉，看起来就是个丑陋又暴躁的小家伙，因为她不仅开始饿了，也因受到冷落而倍感丢脸。第一个走进来的男人是个身材魁梧的军官，玛丽见过他跟爸爸说话。他满面愁容，显得很疲惫，可一看见她，顿时吃了一惊，吓得差点跳回去。

“巴尼！”他大叫道，“这有个小孩！一个孤零零的小孩！在这么个地方！天哪，她是谁？”

“我是玛丽·伦诺克斯。”小女孩僵硬地站直身子。她觉得，这个男人管爸爸的平房叫“这么个地方”，真是太没礼貌了！“大家得霍乱时我睡着了，刚刚才醒。怎么没人来？”

“就是那个谁都没看到的孩子！”那男人惊叫着转向同伴，“她真的被忘掉了！”

“我为什么会被忘掉？”玛丽跺着脚问，“为什么没人来？”

那个叫巴尼的年轻男人十分悲伤地看着她。玛丽觉得，她似乎看见他在眨巴眼睛，以免掉下泪来。

“可怜的小家伙！”他说，“因为一个人也没剩下，哪儿还有人来。”

玛丽就是以这种奇异又突然的方式，明白自己再也没有爸爸，也没有妈妈了。他们都死了，并被连夜抬了出去。几个幸免的当地仆人也以最快的速度逃走，谁都没想起还有个小姐。因此，这地方才这么安静。平房里的确一个也不剩，除了她和那条窸窣作响的小蛇。



## CHAPTER 02

### 倔脾气的玛丽小姐

曾经，玛丽很爱从远处打量妈妈，觉得她非常漂亮。但她几乎一点都不了解她。所以，当妈妈去世时，很难指望玛丽能有多爱她或想念她。事实上，玛丽压根就不想妈妈。因为她向来只顾自己，所有心思都放在自己身上。要是再大上几岁，被这么孤零零地留在世上，她或许还会十分焦虑。可因为现在太小，又一直都有人照料，所以她总认为生活永远都会这样继续下去。她这会儿心里想的是：自己要去的是不是好人家，对方待她客不客气，会不会像奶妈和其他当地仆人一样，任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

玛丽先是被送到了英国牧师家。她知道自己不会一直待在那里，她也不想待在那儿。英国牧师很穷。而且，他已经有五个年龄相近的孩子了。那些孩子穿得破破烂烂，总是吵闹不休，争抢彼此的玩具。玛丽很讨厌那间肮脏的平房，对谁都摆着一张臭脸。才来一两天，便没人愿意跟她玩了。第二天，他们甚至给她起了个绰号，令她火冒三丈。

第一个想到给她起绰号的是巴兹尔。巴兹尔是个小男孩，长了双放肆无礼的蓝眼睛和一只翘鼻子。玛丽很讨厌他。当时，她像霍乱爆发的那天一样，独自在树下玩，堆土堆、挖小径，准备造一座花园。巴兹尔走过来，站在旁边看她。很快他就有了兴趣并突然提出一个建议。

“干吗不在那放一堆石头做假山？就放中间。”他边说边凑过来，指给她看。



“走开！”玛丽大喊，“我不跟男孩玩，走开！”

一时间，巴兹尔看上去很生气，可不一会儿，他又嬉皮笑脸起来。他总捉弄自己的姐妹们。于是，他又蹦又跳地绕着玛丽转圈圈，一边做鬼脸，一边又唱又笑。

玛丽小姐倔脾气，  
真能造出花园来？  
银钟花、海扇壳、金盏花，  
全都排队成一行。

他唱啊，唱啊，直到其他孩子听见歌声，也跟着大笑起来。玛丽越生气，他们这首“玛丽小姐倔脾气”就唱得越起劲。从那以后，只要跟这群孩子在一起，大家都管她叫“倔脾气的玛丽小姐”。他们彼此间提起她，或跟她说话时，也都这么叫。

“你马上就要被送回家了，”巴兹尔对她说，“就在这个周末。我们都很高兴。”

“我也很高兴，”玛丽说，“但家在哪儿？”

“她连家在哪儿都不知道！”巴兹尔带着七岁小孩的蔑视口吻说，“当然在英国。我们的奶奶也住那儿，姐姐玛贝尔去年才被送去。你不会被送去奶奶家，因为你没奶奶。你要被送到姑父家。他叫阿奇博尔德·克雷文先生。”

“我根本不认识他。”玛丽怒气冲冲地说。

“我就知道你不知道，”巴兹尔回答，“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女孩就这样。我听爸爸妈妈说起过他。他住在乡下一座又大又荒凉的老房子里，没人愿意接近

他。他脾气很暴躁，也不愿见人。就算他愿意，别人也不会来。他是个驼背，可吓人了。”

“我才不相信你。”玛丽转过身，用手指堵住耳朵，不想再听下去。

可后来，她一直在想这事。那天晚上，克劳福德太太说，再过几天，她就要坐上前往英国的船，去米塞斯维特庄园的阿奇博尔德·克雷文姑父家。玛丽板着脸，看起来无精打采，大家都不知道她怎么了。他们努力对她好，克劳福德太太本想亲亲她，她却把脸转开了。克劳福德先生拍拍她的肩膀，她却僵硬地绷直了身子。

“她长得太一般了，”后来，克劳福德太太惋惜地说，“她妈妈可是个大美人，仪态也很好。可玛丽这么不讨人喜欢的孩子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孩子们都叫她‘倔脾气的玛丽小姐’，虽然这么叫顽皮了些，但也不无道理啊。”

“那位妈妈要是能常去育儿室，让孩子多看看她那张漂亮的脸和高雅的举止，玛丽说不定还能学到一些。可惜，那可怜的美人儿已经不在。很多人估计压根不知道她还有个孩子吧。”

“我觉得，她根本没正眼瞧过那孩子。”克劳福德太太叹了口气，“奶妈死后，没有一个人想起这小家伙。想想看，仆人们都跑了，把她一个人留在那座荒凉的平房里。麦格鲁上校说，开门看到她独自站在房间中央时，差点把魂儿都吓飞了。”

有位军官的太太刚好要送她的几个孩子去英国上寄宿学校。因此，玛丽便在她的护送下，远渡重洋去了英国。那位太太的心思全放在自己的儿子女儿身上，所以在伦敦见到阿奇博尔德·克雷文先生派来接玛丽的人时，简直高兴坏了。来人是米塞斯维特庄园的女管家——梅德洛克太太。她是个壮实的女人，脸颊红润，一双黑眼睛十分锐利。她穿着一条深紫色长裙，披了件带流苏的黑丝绸斗

篷，黑色软帽上有几朵紫色的天鹅绒花。她一动脑袋，那些花就跟着轻颤不已。玛丽一点儿也不喜欢她，不过，这没什么好奇怪的，因为她向来就很少喜欢谁。而且，梅德洛克太太显然也没怎么把她放在心上。

“天哪！真是相貌平平的小家伙！”她说，“我们都听说她妈妈是个大美人。她的美貌显然没有遗传下来多少，您说是吧，夫人？”

“也许她长大点儿就好了吧。”军官太太和气地说，“要是脸色没那么黄，表情再活泼点儿……其实，她五官还不错。小孩子嘛，变化很大的。”

“那她可得大大改变一番才行。”梅德洛克太太说，“要我说，米塞斯维特庄园很难让孩子变得更好。”

她们以为玛丽没有在听，因为她站在旅馆的窗边，离她们有一小段距离。她看着窗外过往的公共汽车、马车和行人，把她们的话都听得一清二楚，而且对她的姑父和她要入住的地方都很好奇。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？姑父是个什么样的人？驼背是什么？她从没见过。或许，印度没有驼背吧。

自从失去奶妈，住进别人家后，她便开始觉得孤单，常生出一些怪异的新想法。她纳闷，为什么就连爸爸妈妈还活着时，她似乎都不属于任何人。别的孩子好像都属于他们的父母，她却仿佛从来都不是“谁的小女孩”。虽然有仆人、食物和衣服，却没人关心她。她不知道，这全都是因为她太不讨人喜欢。不过，那时候，她显然对自己的不讨人喜欢一无所知。她常常觉得别人很讨厌，却不知道自己也是那样。

玛丽觉得，梅德洛克太太是她见过最讨厌的人，化那么浓的妆，戴那么平凡无奇的细呢软帽。第二天，她们出发前往约克郡。穿过车站，走向车厢时，玛丽高高地昂着头，努力远离梅德洛克太太，因为她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属于她。一想到人们可能以为她是梅德洛克太太的女儿，她就非常生气。

梅德洛克太太可丝毫没有受到她和她那些想法的影响。她是那种“绝不容忍小孩子乱来”的女人。至少，要是有人问起，她一定会这么说。因为妹妹玛丽亚的女儿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所以她其实并不想到伦敦来。不过，在米塞斯维特庄园当管家工作舒适，薪水又高。保住这份工作的唯一办法，就是立刻执行阿奇博尔德先生的任何命令。她甚至连提个问题都不敢。

“伦诺克斯上尉和太太得霍乱死了，”克雷文先生简短而冷淡地说，“伦诺克斯上尉是我妻子的兄弟，我将成为他们女儿的监护人。得把那孩子带到这儿来。你必须亲自去伦敦，把她接过来。”

于是，她就收拾好那个小皮箱，跑了这一趟。

玛丽坐在车厢角落里，毫不起眼。她烦躁极了，因为既没有书可读，也没东西看，戴着黑色手套的小手交叠着搁在膝上。那身黑裙子让她的肤色显得比平时更黄，柔软稀疏的头发从黑纱丧帽下散落出来。

“我这辈子还没见过比她更糟糕的小孩呢。”梅德洛克太太心想。（在约克郡，说某个孩子“糟糕”，就是“被宠坏了，脾气很暴躁”的意思。）她还从没见过一个孩子能什么都不干，一动不动地坐着。终于，她看烦了，用生硬而急促的声音说道：“我想，你即将要去的那个地方，我或许可以跟你讲讲。你了解你的姑父吗？”

“不了解。”玛丽说。

“爸爸妈妈从没跟你提起过他？”

“没有。”玛丽皱起眉，因为爸爸妈妈从没特意跟她说起过任何事。事实上，他们什么也没跟她说过。

“哼，”梅德洛克太太盯着那张毫无表情的古怪小脸咕哝了一声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才又接着说，“我想，我还是应该讲一讲，好让你有个准备。那可是个



